

坚韧跋涉者

■吴纪学

问世的新作或重版的旧作。每收到，我都会认真阅读，有时还把看法告诉他，所以他的作品我绝大多数都读过。有写边防部队的，写云南各族人民生活的，也有把军队和各族人民放在一起写的，我从中看到了云南边防部队守卫祖国边境的忠诚，看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奋进的英姿，也看到了云南瑰丽多彩的山光水色和风俗民情，品尝到一种云南特有的味道。他生前出版的32部、近千万字的作品，都是这样用生命写出来的。有时写起来竟然达到不要命的地步，常常是写作或修改一部作品，他就会累倒一次。

在他的诸多作品中，我对长篇小说《鹿衔草》更偏爱一些。这固然是因为作者曾说过：“一部仅20余万字的小说，前后却历时17年之久，这并不是我在精心雕琢，而是这小说的命运，也像这小说所描写的苦聪人一样，多灾多难，饱受折磨。”还因为他向我说过这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他所经受的折磨。

彭荆风是偶然从一份简报上看到苦聪人定居的情况。这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民族，长期生活在边远封闭的深山老林里，过着穿兽皮、树叶，吃野兽、野菜之近乎原始的生活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，他们走出深山老林，定居定耕。彭荆风敏感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颖的题材，决定以此写一部小说。为此，他沿着藤条江上行，涉山林，过草莽，走进原始森林

边缘苦聪人定居的山寨，访问苦聪人和在当地工作的傣族、哈尼族、瑶族干部，请他们带路，爬大山，钻老林，听苦聪人讲过去披兽皮、顶芭蕉叶，靠兽肉和野生植物度日的原始生活，以及党和政府派人民解放军到深山老林寻找苦聪人，并帮助他们定居安家的情景，掌握了大量生动材料。

可是，当他刚刚写出初稿，就因为那场政治浩劫受到冲击，并被投进监狱。1976年9月，他出狱后清理物品，发现书籍文稿散尽，以为《鹿衔草》的文稿也在劫难逃，没想到有人把最早的草稿和打印稿保存了下来。彭荆风喜出望外，又进行了较大改动，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我所以喜欢这部小说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小说写了一个民族从几近原始的生活一步跨进现代化的社会，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变迁史，是第一部写苦聪人的长篇小说，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。

文学路上的坚韧跋涉者，是不怕冷清的孤独者、寂寞者，是忠贞不渝的痴情者、坚守者，是至死不悔的苦行者、奋进者。彭荆风是这样的人，在90岁高龄时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太阳升起》。那是他对历史的奉献，对现实的礼赞，对未来的憧憬。1952年，他时而坐汽车颠簸在正在修筑的公路上，时而骑马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，时而步行翻越无路的沟壑，涉红河峡谷，渡澜沧江激流，到达正在崇山密林中剿匪的连队。他与干部

阳刚的力量

■李 剑

这样的远大志向，为吃白蒸馍的当兵动机是不那么高大，但为吃上白蒸馍而在各个岗位上奋斗，不正是实实在在地保家卫国吗？

乡土，根所连、情所牵、魂所系，于中华儿女素来有着特殊的文化意味，对多数远离家乡的官兵来说，乡土更是一种让人想起来就眼窝发潮的眷恋。而如何对待乡土、对待亲情，《归途拾光》的多篇散文都隐含着答案。比如，在《父与子》中，作者患癌症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情感描写跃然纸上。真实的故事，真诚的态度、真挚的感情，把父子自然平实的关系流露在文字之间，让人在里面看到自己，找到情感投射、引发无限思考。作者尤其擅长军旅生活的描写。在《触摸理想》一文中，时任连长的作者带领全班勇夺全团“歌咏比赛第

一名”的描写，细腻、生动、传神。

古人云：“言为心声。”文字是无声的语言，作品水平的高低，归根结底取决于作者内在的思想境界和胸襟学识。谈到自己的写作，尹武平说，文学即人学，写作就是应从“文”中来，向“人”中去；在讲“人”的故事中，传递“文”的精神，而又以“文”的优雅彰显“人”的高贵。在《写给岳母》这篇散文中，作者语言纯朴，讲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。比如，文中写道，岳母虽不识字，但明大理，自己哪怕吃多大苦也不愿影响子女的工作，总是怕给子女添麻烦。这样的母亲，不正是个深明大义又慈祥善良的母亲形象吗？“为了母亲的微笑”，读者又怎能不在守望亲情中努力奋发？

1500年前，刘勰针对当时泛滥一时

的浮靡文风，提出文章之用于“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”的确，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用最通俗、最纯朴的语言讲明白最深奥、最复杂的道理。《归途拾光》里作品的可贵之处也恰在于此——以文载道，以文言道，以文释道，以文明道。

国民之魂，文以化之；国家之神，文以铸之。军人的情怀铸就了尹武平散文有一种阳刚之气，他的字里行间总透着气节、骨气一类的格调。老兵忆归途，力量励征途。踏上新征程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，还有许多“雪山”“草地”需要跨越，还有许多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需要征服。《归途拾光》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它不仅接地气，而且读后给人一股子气；这一股子气，是不甘落后的志气，是奋起直追的勇气，是后来居上的豪气；这一股子气，是勇于探索的气势，是敢为人先的气概，是激发创造的气量。在我们的社会涵养这一股子气，在我们的国家孕育这一股子气，在我们的军队激荡这一股子气，我们的国家就生气勃勃，我们的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。

的浮靡文风，提出文章之用于“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”的确，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用最通俗、最纯朴的语言讲明白最深奥、最复杂的道理。《归途拾光》里作品的可贵之处也恰在于此——以文载道，以文言道，以文释道，以文明道。

国民之魂，文以化之；国家之神，文以铸之。军人的情怀铸就了尹武平散文有一种阳刚之气，他的字里行间总透着气节、骨气一类的格调。老兵忆归途，力量励征途。踏上新征程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，还有许多“雪山”“草地”需要跨越，还有许多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需要征服。《归途拾光》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它不仅接地气，而且读后给人一股子气；这一股子气，是不甘落后的志气，是奋起直追的勇气，是后来居上的豪气；这一股子气，是勇于探索的气势，是敢为人先的气概，是激发创造的气量。在我们的社会涵养这一股子气，在我们的国家孕育这一股子气，在我们的军队激荡这一股子气，我们的国家就生气勃勃，我们的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。

作家与作品

土壤丰厚，方结硕果

一年前的7月，知悉彭荆风同志远行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被重重一击，好久未平静下来。一年来，我多次向着西南远方凭窗遥望，一个在文学路上的坚韧跋涉者从我的记忆深处走来，渐行渐近，又渐行渐远。

彩云之南，群山苍茫，大河激荡，密林绵延。彭荆风1949年到那里工作直至2018年，70年的时光里，他一直是在那里度过的。他熟悉云南，云南也“熟悉”他。

1980年7月，在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，我初次见到彭荆风。交谈时了解到，他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：1957年前为第一个时期，1979年后为第二个时期。此时，正是第二个时期的开始。他的创作势头很猛，除那篇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《驿路梨花》，还有写边境自卫反击战的《爱与恨的边界》。为赶写这部小说，他累病了，住院治疗后才得以完成。他说，还要写些边境作战的作品，这是军队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的联系多了，偶尔写封信或通个电话，有机会总要见上一面。虽然没有主题，但交谈的内容总离不开读书和创作。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埋头写作，因而我常常收到他刚

新书推介

书海淘金，撷取珠玑

有些故事，不因传奇而动听，却因平凡而深刻，那是军旅里的平凡故事；有些日子，不因逝去而失落，却因历经而收获，那是金戈铁马的日子。尹武平新书《归途拾光》（作家出版社）里的一件件作品，都是生活的结晶。

《归途拾光》里的一篇篇散文不是鸿篇巨制，没有华丽辞藻，描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真实的平凡事，有的甚至有些琐碎。然而，或许正是它太“真”，所以才如此亲切。比如，作者在《白蒸馍》中写道，他当初当兵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吃上白蒸馍。毋庸讳言，相比“保家卫国”

《制胜的科学》揭示作战的“奥妙”

■赵芳斌

《制胜的科学》(解放军出版社)的作者

是俄罗斯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、俄罗斯伟大的军事家、军事理论家、战略家苏沃洛夫(1730-1800)。该书集中反映了苏沃洛夫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治军之道，包括军事成就、军事思想、指挥风格和指挥艺术等。作者认为，人是制胜的决定因素，应当把人置于优先位置来考虑，反对盲目练兵和机械练兵，主张根据实战需要而练兵，这些演练又必须非常接近于实战，努力使士兵在最复杂的条件下大胆、主动、巧妙行动。他还主张夜战练习，认为勇气对于夜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。其著名格言是：“训练时艰苦，作战时轻松。”作者认为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“打退敌人是失败，而消灭敌人才是胜利。集中兵力、兵器于决定性的方向上，分批消灭敌人，而不是把部队分散布成警戒线。”

作者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对战争行动进行了论述：战略行动的基本方法是进攻，无论是对不设防的野外，还是设防的城堡，都要坚决进行进攻；战术的基本原则是：“观察”“快速”“猛攻”。“观察”是要善于判断敌情和地形，及时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。“快速”是要求部队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突然性。“猛攻”是在敌人聚集兵力和准备抵抗之前发动最大限度地进攻，是消灭敌人，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。

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，或许对那些开国将帅印象深刻，但不一定知道因伤病散落在长征路上的普通战士。近日，我读完《千里征战士未还：长征，散落的红星》(武汉出版社)一书后，不由掩卷而立，思绪万千。

读完这本书，首先我要向书的作者致敬！汤华明是一名有着17年军龄的军旅作者，近13年里，他先后重走了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长征路以及西路军河西征战略，行程超过6万里，采访健在老红军60多人、红军后代300多人并注册成书，体现了一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。

本书讲述的123名散落红军战士的故事，他们出自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，来自闽西赣南、鄂豫皖、川陕苏区和湘鄂川黔，他们中有的是夫妻、母子、父子，还有一家八九口人一同长征的。一路艰难困苦，九死一生。那些散落在长征沿途的红军战士，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红星，闪耀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。红军的坚贞不屈，红军的坚韧不拔、红军的坚定信念，完完全全地体现在他们身上。

每一个红军战士的散落、躲避、逃亡、生存……都有不一样的艰难和曲折，他们或因负伤、或因疾病、或因被打散掉队。很多红军战士散落，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、残害，为了治疗伤病生存下去，为了寻找红军队伍，他们流浪、

乞讨，装疯卖傻、扮哑巴，改姓名、改民族成分，给人当儿子、做女婿等。

有的战士为了不落人敌手当俘虏，跳崖、吞针。战士王细佬15岁就参加红军，历经反“围剿”作战，中央苏区保卫战。1934年12月中旬，中央红军一军团经过城步县、资源县到达湖南通道县时，王细佬因身体患病，极度虚弱无法行军，被批准留在通道县的溪口村，在一户韦姓侗族人家里养病而结束长征。为了躲避敌军的加害，改名韦堂成，民族成分也换成了侗族。

《千里征战士未还：长征，散落的红星》看似在写个人，实际在写整个长征中的红军；看似在写红军的英勇与顽强，实际上在写我党、我军的成长与壮大；看似在写红军的历史，实际也在写奋进的今天和复兴的未来。

读完此书，我更加明白红军为什么能战胜强敌。

首先，红军指战员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。红军指挥员中有不少家庭富裕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将才，为了天下穷人过上好日子，他们舍弃了一切。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，参加红军的人都是穷苦出身，当红军仅仅是找口饭吃，谈不上理想信念。是的，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出身贫苦，但他们当红军绝对不仅仅是为找口饭吃。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牺牲，如果仅仅是为了找口饭吃，没有坚

文学赏析

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

又到“八一”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血荣光的节日。此时此刻，轻轻翻开那些流传千载的古代军旅诗，便旌旗在望，鼓角相闻，似有铁马冰河入梦来。

很喜欢唐代杨炯的《从军行》：“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”这是截取杨炯投笔从戎，出塞参战过程中的几幕典型场景，按时间线写就的豪情篇章，最后两句则是画龙点睛之笔。边塞的报警烽火传到了长安，我心中激情涌动不能平静。将军手执兵符朝别皇官，率领精锐骑兵出击，包围了敌军要塞。两军对垒，弥漫的大雪使军旗都黯然失色，呼啸的狂风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。我宁愿做低级军官为国冲锋陷阵，也胜过一介书生只会雕虫小技。场景的跳跃变换，带来了明快的节奏，形成了一往无前的豪迈气势，使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这一声呐喊成为千古绝唱。大敌当前，全民皆兵保家卫国，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、报国之心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将士们赴汤蹈火为国尽忠，这是军人至高的荣耀。

同样是《从军行》，在王昌龄笔下则是另一种视角。他写的《从军行(其四)》：“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这首经典的边塞诗，每每读来都激情澎湃，如一盏明灯穿越时空，牵引我们的目光回到那波澜壮阔的古战场。青海湖、雪山、孤城、玉门关，这一个一个散点串起了边陲苍凉、险峻的地域长卷，透视出戍边将士生活之艰辛、责任之重大。边塞战事频繁，将士们身上的盔甲都磨破了，但是，不磨灭敌人决不收兵。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“破”字极具张力，令人回味无穷，使得“还”字具有了凯旋的意味。这是将士们奋勇杀敌、不胜不归的快意表达，更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军人气概展现。

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唐代王翰的《凉州词(其一)》则展现了一幅戍边将士在征战间歌歌欢宴的画面，由衷及里地写出了将士们的内心活动。酒筵上，甘醇的葡萄酒盛满在夜光杯之中，正要畅饮时，助兴的马上琵琶也声声响起，仿佛催人出征。如果醉卧在沙场上，你不要笑话，古来征战之人能有几个活着返回家乡的？王翰未直接写征战，却用豪迈旷达之笔，重击了我们心灵深处最脆弱的部分，没有一点矫揉造作。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？但作为军人，注定要有视死如归的悲壮。醉卧沙场，与其说是诗人的浪漫笔调，不如说是军人甘洒热血写春秋，不怕牺牲的血性诗画，跃然纸上，呼之欲出。

明代戚继光是位文武双全的职业军人，既曾立功当世，又曾遭法后人，乃不可多得的统帅之才，他的所思所想自然与上述几位诗人有所不同。他曾写

古诗中的军旅情怀

■李 仲

下《锦轩深处》：“小窗暂高枕，忧时旧有盟。呼樽来揖客，挥麈坐谈兵。云护牙签满，星含宝剑横。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。”据说，这首诗作戚继光最初写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，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但诗里诗外流露出的是一片赤子之心。诗中写，现在的生活暂时高枕无忧，但仍担忧倭寇的侵犯。即使来客人了，酒席宴上也要商讨抗倭的用兵大计。每天看兵书都到深夜，宝剑也是横放在身边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立功封侯并非是我的真正志向，只愿海面风平浪静，倭寇不敢来犯。

这首诗既有戚继光当时生活的自画像，又有他经年征战后的思考。军人枕戈待旦，但绝不好战，战场上冲锋陷阵、建立军功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和平，这是跳出“小我”的大境界。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是戚继光的自勉，也是真正军人的心声，这是军人博大胸怀的体现。

诗言志，诗言情。从这些经典古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军旅的情怀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篇章，亦是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的重要来源。此时此刻，请把目光投向这些不朽诗篇，歌以咏怀，向那些千百年来为抵御外侮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贡献的中国优秀军人致敬！



视觉阅读·故乡小站

王晨光摄

长征

第4590期

